

○东方文丛

永远的驿站

张盛科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永远的驿站

□张盛科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丛
永远的驿站

□张盛科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广州市赤岗华侨电脑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90 千字 印数:1-1000 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全十册)145.00 元 (分册)14.50 元

目 录

散文,以血书者(序)	李华章(3)
永远的驿站(序).....	杨 府(6)

第一辑

雪地上的红柳	(13)
任意想去	(17)
卡子湾的雪	(22)
戈壁小屋	(26)
北疆小城记	(30)
戈壁原野上有一种光	(36)

第二辑

诗人居住在五楼	(41)
与书有缘	(44)
心静如水	(48)
游	(53)
银园	(57)
两次诗会和一次神农架行	(61)
不该忘却的记忆	(66)
为父亲举行葬礼	(71)
赏月	(76)

珍爱生命	(80)
平淡的日子	(84)
留住记忆	(88)
谁活在我们心里	(92)

第三辑

怀念诗人赵瑞蕻	(96)
与散文家李华章相识	(100)
打动我诗心的一本书	(104)
倾听与倾诉	(108)
记诗人艾琳	(111)

附录四篇

《弹响夏雨》序	欧阳学忠(115)
蓝色的风景线 ——读张盛科诗集《一颗明亮的太阳》	许祖明(118)
唱出心底的歌 ——读张盛科诗集《一颗明亮的太阳》有感	邵定才(121)
谈一种诗歌的写作 ——关于张盛科的诗歌散记	艾琳(124)
后记	(127)

目 录

散文,以血书者(序)	李华章(3)
永远的驿站(序).....	杨 府(6)

第一辑

雪地上的红柳	(13)
任意想去	(17)
卡子湾的雪	(22)
戈壁小屋	(26)
北疆小城记	(30)
戈壁原野上有一种光	(36)

第二辑

诗人居住在五楼	(41)
与书有缘	(44)
心静如水	(48)
游	(53)
银园	(57)
两次诗会和一次神农架行	(61)
不该忘却的记忆	(66)
为父亲举行丧葬	(71)
赏月	(76)

珍爱生命	(80)
平淡的日子	(84)
留住记忆	(88)
谁活在我们心里	(92)

第三辑

怀念诗人赵瑞蕻	(96)
与散文家李华章相识	(100)
打动我诗心的一本书	(104)
倾听与倾诉	(108)
记诗人艾琳	(111)

附录四篇

《弹响夏雨》序	欧阳学忠(115)
蓝色的风景线 ——读张盛科诗集《一颗明亮的太阳》	许祖明(118)
唱出心底的歌 ——读张盛科诗集《一颗明亮的太阳》有感	邵定才(121)
谈一种诗歌的写作 ——关于张盛科的诗歌散记	艾琳(124)
后记	(127)

散文，以血书者（序）

□李华章

“’95作家之路——三峡笔会”已过去五年了。与会的文朋诗友，还不时有书信往来。诗人张盛科（笔名张桦）的笑容貌和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至今印象犹深。他从20岁开始便发表诗歌，在各地举办的诗歌大赛中多次获奖，出版了诗集《一颗明亮的太阳》、散文诗集《弹响夏雨》。在岁月的长河中，已流淌着他年青的诗的生命……

不久前，他从汽车城十堰寄来一部散文书稿《永远的驿站》，热情邀我为之写序。在金秋时节，我读着书稿，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作者对“卡子湾”的情结深深地感动了我。

卡子湾是一大批军垦战士开发出来的一座绿洲家园，位于新疆石河子附近、准噶尔盆地以北的边缘、天山以北的一处风口脚下。六十年代，他出生在石河子，又随父亲进藏入川，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后又落户于卡子湾。那儿的山水草木，那儿的戈壁小屋，那儿田野上的向日葵、长绒棉、苦豆花，那儿如白云似的羊群，那儿一片片的雪花都与他结下了缘份。这些真情实感在《卡子湾的雪》、《雪地上的红柳》、《戈壁小屋》等篇什里，留给人深深的印象，透露出一种历史的、人生的沧桑感。

在“雪”的启示下，他开始怀抱《望舒诗稿》、《狄金森诗选》、《叶赛宁抒情诗选》和《西里西亚之歌》，开始崇高原始的

大自然的生命和富有情感的诗的意象。这就为他后来的散文创作铺垫了一层厚厚的底蕴。因此，这部散文集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诚然，“像写诗一样来写散文”（杨朔语），难免矫揉，但散文中充满诗情、诗味、诗意毕竟是可贵的，它将给读者留下艺术的美感。因为，散文是美文，是“美丽的思想容器”。

作者勤奋好学，读书面宽，不恃一时的才气，狠抓基本功的训练，这大大帮助了他的散文创作。集子里的许多散文，流露出作者读书乐的动人情景。从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弥补了我童年的孤苦，为我青少年时金黄的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寂寞的心灵深处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任意想去》）。当丰富的书本知识一旦同现实生活中的事事物物相碰撞，就燃灼出火花，就生出顿悟，就拓宽了视野。比如，红柳，让作者想起磨难一生的父亲，那家事的悲凉袭上心头；红柳，叫作者想起了古人庄子的寂寞、寥落、无忧无怨，引人遐想。又比如，雪，让作者想起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想起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想起了法国诗人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这联翩的丰富想象，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孤陋寡闻的作者是望尘莫及的。

著名作家卡夫卡曾说过：“写作意味着超越限度地敞开自己。”大凡好散文也总是作家灵魂的真诚袒露。作者住在一栋旧楼的五层，一住就是 10 年。虽感慨系之，可作者的心静如水，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耳畔时时响起福楼拜说过的一句说：“一个人一旦作为艺术家而立身，他就没有像别人那样生活的权利了”（《诗人居住在五楼》）。诗张盛科的散文，既有一股悠悠的书卷气，又跳动一颗坦诚的心，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生命活力。写散文，倘若戴着厚厚的眼

具,是难于打动读者的心灵的。因此,我想起了尼采说过的一句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散文创作尤其如此。

张盛科灵气而又勤奋,多情而又善感,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是他人生独游的开始,倘若往前再跨出一步,便会步入一个怡然澄明的艺术天地。祝愿他在世纪风的吹拂下,茁壮成长,进入创作的一个新的境界!

1999年11月于三峡
淡泊居

(李华章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宜昌市作协主席、宜昌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永远的驿站(序)

——张盛科近期散文创作评析

□杨 府

九十年代，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许多痴迷于文学梦想的人，也按捺不住一颗驿动的心，变得浮躁或急功近利起来，或在纯粹的理想和世俗的物欲之间摇摆不定，让岁月之掌无情地击出蹉跎的叹息之声。是的，没有多少人为着这凄然美丽、落寞孤高的女神而怦然心动。古人虽云：文学乃“名山事业”、“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但环境的非适应性只能使追求的个性变得没落、孤苦、不合时宜。可以说，孤独是其最后的阵地，有谁能忍受孤独而不受世俗的感染长期坚守呢？就是在此最不适合文学和文人的年代，有人还在坚守这块纯粹的心灵之地。单凭这一点，我就满怀敬意。张盛科君就属于这种高扬理想的人群之一，他在文学已失去原来璀璨光芒的时刻而毅然选择创作，且有勇士的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矣”；且有圣徒的意志，殉理想之道而抉然前行。这种至纯至诚、至美至爱之情，如南山之紫檀，鲜矣！正如他在《诗人居住在五楼》这篇文章中所言：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加之信息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诗人一下子陷入彷徨的写作状态也不足为奇，但是诗人需要等待。我们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加以锤炼自己的一种成熟的文体表达方式，善于积累诗歌本身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对中国诗人而

言,这需要一个不无痛苦的自我颠覆的过程。只有这样,他们才从‘自我’的神话中,从某种僵硬的文学观点和写作惯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以让自身中那被反复抑制的、无须呈现之物出来说话,让不可化简的多样性在话语活动中呈现他们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真正能够获救的人是那些能够深刻经历自身危机的人,是那些能够不断打破原有模式,为了从中更真实地获得的人”(王家新语)。我认为,张盛科君是属于“那种能够不断打破原有模式,为了从中更真实地获得的人”。他先是从事诗歌创作,后又从事散文、随笔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继出版二本诗集之后,又要出版散文集了。他从不断探索中寻求语言的多样性和自适的写作方式,从中找出适合自己写作的成熟的文体,这种实践难能可贵。因此,当他把将要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手稿让我“斧正”时,我欣然命笔,乐为作评。

我和盛科君相识于三年前,那时,他把刚出版的一部诗集送我,不巧那晚我有事出去了,没有碰到。以后电话邀约了几次,有时在路上遇到,也会发表各自对文学的看法。互相勉励几句。从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笃诚的人,一个虚心向学的人。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乎”,或此之谓也。正由于他有这样的性格——执信、谦逊,所以才从最初的习作跃入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了,已登堂入室了。他的这部近 10 万字的散文、随笔集,就有力而很好地证明了他这种追求的价值。他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受、对故乡的回忆等等诉诸笔端,造意造景,构建理想。这其中有着深切的缅怀,有淡淡的哀愁;有真诚的颂扬,有善意的批评;更有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对社会现象理性的思考。

把对生活过的地方或故乡作为心灵永远的驿站,把对童

年生活的怀念和过往岁月的回忆作为写作的重要素材，这种温馨的情愫使身心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面对疏朗的星月或黄昏的灯火，总有归宿感，心灵显得充实。因此，从记忆深处最感人的细节描画中反映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是中外作家共同的心理感受。张盛科君新近结集的这本散文集使我对这一认识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写他童年生活的边陲小镇卡子湾：“我顺着沙河往下走去，那戈壁雪地上的红柳一丛丛地呈现在眼前。不低眉的红柳挺立在雪地上，坚硬、洁净、超拔，富有独立性，似乎有一种‘接天地之气，入无我之境’的品性。越是寒冬季节，越是显示出它生活的价值和活力的勇气，因为它没有倒下。红柳，在新边塞诗人杨牧、周涛、章德益笔下是拓荒者的形象，作为拓荒者的新一代怎么能悲观沉沦呢”（《雪地上的红柳》）。“卡子湾是一大批军垦战士开发出来的一座绿洲家园，当然没有古道、古堡、教堂、圆柱，也没有闻名于世的萨瓦河大桥。我目睹着田野上长满了金黄的向日葵；感受着戈壁原野上凶猛的龙卷风横扫一切枯枝落叶；呼吸着那一丛丛淡黄的苦豆花香；倾听着三九严寒中渐渐落地的雪声，这一切无不是一篇散文，一幅画卷和一首塞北的歌。”（《任意想去》）。“冬季降临，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雪风，酷如寒刀，直刺人的血骨，一团团硕大的雪扑向卡子湾，扑向静谧庭院，不一会儿洁白的雪花就覆盖了一切，覆盖了戈壁上的芦苇，沙漠上的红柳，田野上一串又长又深的脚印，覆盖了沙河、石滩和山脚下的坟墓。卡子湾的雪，让我脱尘拔俗，雪水不断地洗濯着我的耳目，身心一下子陷入道骨仙风之中了”。在这里，作者尽力营造一座家园，一座穿越荒漠走向绿洲的家园。在这里，戈壁、沙河、落日、骆驼草、古堡及戍边

的战士，在戈壁漠风的大背景下，无不具有雕塑的意义，作者写出了创造的魅力，从中体现出他梦想的价值。形诸文字之后，文章自有别一样感人的力量，它不同于时下吟风弄月的闲情文字，更迥异于都市小女人的零星散章。它写出了自五十年代起垦荒戍边人的情怀，从而反映了某种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色。他赞扬了生活，也写出了生活的艰辛和对某种信念的不放弃，从而悟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哲理。朴实无华，行文散漫，徐徐道来。这很自然使我想起英籍知名作家彼得·梅尔隐居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生活片断，他本质本色的爱着。夏天，悠缓炎热而愉快；冬天，悠缓寒冷而愉快。对于生活在东部地区的许多人而言，欣赏大漠孤烟，策马戈壁荒原，领略边塞风情，一直是一件令人十分神往的事情。张盛科君引领着我们游历了一回边塞，从心里也雄壮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本需要阅读的书；卡子湾养育了他，他成就了卡子湾，卡子湾作为他心灵中永远的驿站，将永远在暮色时分打开栅栏，迎接归客，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又期待着他的新作。

从生活的富矿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矿石，这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所努力追求的结果，经过心灵的冶炼，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点化出人生的哲理，使平淡的生活显得精彩，使平铺直叙的文章显得深刻。张盛科君的这本散文集就努力要做到这一点，追寻到这一点。他写社会现象，常常不止于写作为“社会人”的一些简单作为，他写了人与人、人生与社会彼此间影响、渗透的关系，从而使读者回想或想象在某种特定历史时期所散发出来的时代气息和背景。“现代都市生活，有相当一部分人迷失了方向，有的无所事事饱食终日而又不断沉

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有的则疯狂敛财，当官时间不长，成千万地增长，进入个人腰包。有的专干害人玩人、骗人蒙人的勾当，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其根本原因，就是营造正气的环境少了。”（《留住忘记》）。这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鞭挞腐败，就是呼唤正气，揭露黑暗，就是向往光明。“是什么动因促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文学作品呢？主要是从小饱受失去母爱的疼怜，家境磨难的困顿生活以及怀着强烈的无法遏制的激情去拥抱生活的信念和力量。诗人赵瑞蕻先生在信中向我推荐《简·爱》这部书，无疑告诫我要像夏洛蒂·勃朗特那样”（《打动我诗心的一本书》）。写出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己今后为学的要求，“看来一个人获得学问非精一门不可。”他又在《两次诗会和一次神农架行》中写道：一位哲人说，只要方向对头，跨一步就够了，足够了。……可我的一步都没有跨过去，足让人伤感的，是“许多的那滴泪”，因为我却只获得了一层表象的东西，离真正意义的实质东西还欠缺须待从新思考和挖掘。透出了作者要立志献身文学艺术的意志和决心。这种散发着人生自强不息的圣洁意志的光芒，无疑将会照亮通向远方的理想主义的帆船，让昂扬着的激越的旋律去敲响已设计好了的人生大吕。作为读者，也会受其积极的人生价值的感染。在这本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意味深长的哲理思考。虽然有些篇章也有世道艰辛的慨叹，灰色生活的不如意，但总的来说，却充满着进取的力量。

张盛科君的散文创作平淡自然，不事雕琢，文章便有了憨憨之气，可爱之处，朴实本份。由此及彼，旁征博引，展开联想，形散神不散，文章就有了厚度。从文中可以看出，他这两年读书颇勤。这些都是我应该向他学习之处。前面说了，他

是一个执着、诚信之人，搞创作就需要除尽浮华、足踏于地的品格，方能成其功德。他现在还不完善（从他的诗集到散文集，明显地跨越了一大步），相信经过他不懈的学习与思考，会逐渐臻于完善的。最后要说的是，他的文章还疏于剪裁，布局谋篇尚欠精炼。平铺直叙太多的话，文章就少波澜，当然也就缺少感染人的力量。该泼墨时不吝啬，该惜墨时不遗憾，只有剪裁得当，文章才能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文有生气。当然这只是一管之见，还不成熟，写来与张盛科君共勉。

1999年11月9日

